

目 录

- 三进懋功……………门国梁 (1)
- 雪山草地笑颜开……………姚晓程 (10)
- 金川县医药卫生史略……………马正孝 (回) (18)
- 马尔康电力发展概况……………李建行 (30)
- 一把杀人不见血的钢刀
——记懋功烟毒泛滥史实……………曹世麟 (回) (34)
- 解放前松潘工商业概况……………罗稼春 (43)
- 我的回忆……………杨纯武 (藏) (47)
- 五屯、四土与上孟屯守备……………苍定安 (藏) (52)
- 简介藏历的六十丁卯和地支五行纪年法
……………阿 旺 (藏) 著 余万治译 (54)
- 关于原靖化县河东屯守备制度的调查
……………唐正友 (藏) 曾广谦 (58)
- 江防军进驻松潘的前后……………安本钦 (羌) 汪承先 (74)
- 小金县宅桑屯历史概况
……………杨正清 (藏) 口述 巫 峡记录 罗元友整理 (82)
- 解放前的阿坝地方藏军情况概要
……………编写: 亏 戈 坡尔戈 嘎尔科 甲木措 (94)
 毅戈 欧 周 朗 义 翻译: 孟才让
- 简介贵州省民族地区双语教学的成效
……………林向荣 (藏) (97)

阿坝土官麦桑世袭概况

供材：亏戈 嘎尔戈 欧周 甲木措…………… (108)
撰写：洛求 嘎尔科 翻译：孟才让

寺院和学校

——若尔盖县悠久的佛学教育

- ……………若尔盖县政协供稿 (119)
- 南坪中药材史话……………吴道富 (124)
- 冀真恭当悉静柘等州不是羁縻州……………薛玉树 (130)
- 杂谷脑寺院和塔子的简介……………桑梓侯 (藏) (132)
- 藏 戏……………桑 吉 (藏) (137)
- 理县薛城筹边楼记……………曹建初 (140)
- 阿坝州藏族民间服饰、头饰资料……………李文忠 (143)
- 靖化县长秦汉初之死……………张孝忠 (回) (148)
- 羌族习俗点滴……………周明光 (羌) (156)
- 壤塘县解放前商品交换情况……………刘廷君 (164)

封二摄影

桑 正

封三(上)摄影

秋 生

封三(下)摄影

庄 青

三 进 懋 功

门国梁

一九五〇年初，一七九师一部奉命进军川西北，组成茂县军分区，我担任该分区副司令员，担负消灭匪特和建立人民政权的任务。当时分区管辖茂县、松潘、汶川、理县、靖化、懋功六县，即现在的阿坝藏族自治州。

部队向松理茂进军时，由于兵力有限，民情复杂，气候恶劣，大雪封山，开始只占领了北到松潘县城，西到杂谷脑岷江上游“丫”字形河谷地带的汉族聚居区。采取了暂缓进军靖化、懋功的措施。

到一九五〇年八月，川西平原上的剿匪斗争已取得基本胜利，但川西平原漏网匪特约两千余人都向靖、懋山上集结。如不消灭这股敌人，必然造成严重后果。为此，军区决定：一七九师再抽掉一个团由吴仕宏师长率领，我和分区政治部主任姚晓程带分区部队四个连，西康军区康定军分区侦察科席科长带五八八团一个连，分别由东、北、西同时向靖化、懋功开进，发起开辟靖、懋两县的“靖、懋剿匪”之役。

靖、懋两县地形之险又以懋功为最，四面被四千米以上的大雪山环抱。民谣说：“巴郎山（海拔标高四千三百米），不算山，比起虹桥半中间；蛇皮梁子九道弯，空卡梁

子栽望杆（望杆即路标。雪封山后，翻山人畜只有望着这种高杆才能摸路，如一脚不慎就会踏进积雪覆平的深沟）”。对于气候条件，民谣又这样形容：“正二三，雪封山；四五六，水长流；七八九，正好走；十冬腊，学狗爬。”我们选在九月中旬向靖、懋进军，在恶劣的自然条件下无疑是翻越大雪山“正好走”的最佳季节。这样的山区地理形势，在军事作战时无疑也是易守难攻的。乾隆年间发生的金川之役，前后费了十五年的时间，其中除了政治原因外，恶劣的气候和地理条件是重要的原因之一。据说达维、沃日间有一个地名叫“灯笼碉”，就是因一对牧羊的藏族青年夫妇夜悬红灯据险坚守八年之久，清兵没有从正面攻下来而得名。象“灯笼碉”这样所谓“一夫挡关，万夫莫开”的险峻地势横卧在进军路上，比比皆是。

当时，懋功、靖化两县的社会情况比较复杂，国民党保甲制度及各种组织普遍建立，封建统治势力根深蒂固，袍哥、青红帮等封建帮会林立，地方武装成了维护封建统治的主要工具。由于鸦片的大量种植，大片粮田被占，杀人抢劫之风盛行，各帮派各自为政，既联合又倾轧，人民生活困苦不堪。由于历史上民族压迫造成的结果，藏族都居住在高山上。懋功藏族聚居区有别恩满、八角、宅奎、汉牛四屯，沃日一土；靖化只有河东、河西两屯。懋功、靖化有由内地逃来的国民党兵力加上当地汉团武装共五千多人枪。其中较大的头目有军统特务少将稽查处长周迅予、刘野樵，国民党第七十二军少将军长傅秉勋，伪第十六区专员何本初，杨森部一三四师少将师长李福熙，伪中央军校少将教育长兼“游击干部训练班”主任王旭夫，伪中央军校少将政治部主任兼

《阵中日报》主编周勉之等。单是国民党溃逃前的正牌少将级军官就有近二十名之多，再加上他们窜到山区后，电报台湾加委的藏、汉实权人物为“少将”者又有近四十名之多。蒋介石在窜逃台湾前夕，曾亲率毛人凤来成都布置川、康、甘、青四省边藏区的“反共游击根据地”，授周迅予为中将游击司令。毛人凤并由军统局局本部组织一个包括他亲侄子毛兆兴在内的参谋班子，亲自交给周迅予留在身边使用。所以，周迅予有电台直接和台湾的军统局联络。

九月中旬一七九师开始向靖、懋进军。由于进军的神速，敌特和当地土匪没敢组织有力的抵抗。九月十九日我军东、北、西三路顺利在懋功县城会合。北线部队以一个连配合吴仕宏同志率领的东线部队进驻懋功后，门国梁和姚晓程指挥的北线主力继续向西推进，迅速占领靖化。九月二十八日，靖化方向在已与我接过头的县府职员张谊福先生的推动下，组织了以靖化河东屯藏族守备胥仲臣为主任的“靖化县各界迎接解放委员会”，并派出代表到我北线指挥部欢迎解放军迅速向靖化进军。十月二日，我们三个连的兵力于勒乌合围由木坡窜来的周迅予股匪，经四天清剿，俘匪参谋处长以下三十多人。七日，七连先渡过大金川，顺利占领了靖化县城。

懋功、靖化两县宣告解放，各主要乡镇也完全为我军占领，但两千多名外地流窜进来的反革命武装，靖、懋两县的地主封建势力、袍哥、烟匪（以私运鸦片为职业的武装）等三千多人、枪，以及部分仍掌握在上层中反动人物手里的“土兵”枪枝，都还分散匿藏在各地继续进行破坏活动。

对于这股敌人，我军在军事清剿的同时，还展开了强大

的政治攻势，积极宣传我党、我军的民族政策和剿匪政策，随军前来的少数地方干部积极筹建县、区、乡三级政权。离开官寨（指“官衙”）外逃的土司、守备、头人以及受过匪特加委潜匿起来的当地的汉团势力首领感到顽抗无望，都纷纷回到官寨。至十月中旬，大雪要封山了。为了减少粮食运输，减少从当地征粮，从东线进军的五三七团二个营撤离懋功，返回灌县，准备参加志愿军出国作战。这时我仍留靖化指挥清剿，担任工委书记负责靖、懋方面的党、政、军全面工作。

解放初期的各级政权筹建和政策宣传工作，一度进展比较顺利，出现一段相对的“稳定”时间。但是，由于流窜来的国民党敌特力量没有歼灭，其它匪特和袍哥武装的枪支还没来得及收缴，各种反动势力人物还在观望，敌特在等待时机，“稳定”背后隐藏着极大的不稳定。主力撤出，又加上进入了“十冬腊，学狗爬”的大雪封山季节，山区谣言四起，台湾保密局电令周迅予“迅速组织彝苗游击，扰敌战略后方，配合盟军在韩（朝鲜）作战。”一场匪特叛乱不可避免的发生。但周迅予从逃出成都后，一年内接连遭受四次叛乱失败的沉重打击。惊魂未定，不敢再抛头露面。刘野樵却出笼了，这个刘野樵在旧政协时曾组织“第三党”，专事在旧政协捣乱，是中统的干将。“双十协定”签定，重庆各界开会庆祝，他带人在较场口会场殴打郭沫若、李公朴，制造了震惊全国的“较场口事件”。他窜入懋功后，因争功和培植个人势力，同周迅予明争暗斗，互相倾轧。周密报台湾，说他破坏“敌后游击”，蒋介石来电叫他转移到西康去活动，靖、懋的地盘划给了周迅予。刘无奈，只好躲到懋功接近西

康的汉牛屯匿藏。周迅予逃到靖化后，刘野樵趁机回到沃日、达维一带活动。沃日土司杨春普之妻杨孙永贞握有土司的实权，成都解放前夕杨孙永贞曾在王旭夫、周迅予办的“游击干部训练班”受过训，是“高材生”，受过蒋介石、毛人凤的召见，伪四川省主席王陵基出面赠她步枪百支、子弹百箱。周迅予到懋功后曾委她为“中华反共突出军”第二四九路第一纵队少将副司令（司令是其夫杨春普）。杨孙永贞手下有几个贴心支柱：何光斗、何光照、何光清三弟兄和易培基。这几个人都有地盘、枪支，各霸一方，支撑着沃日土司杨孙永贞的宝座。刘野樵到了达维地区，首先控制了何氏三弟兄和杨孙永贞，征调士兵和枪支，准备立即组织一千人的叛乱。与沃日毗邻的别思满屯王家寨藏民彭错闻讯，夤夜长奔赶到县城向部队报告匪情。与此同时，在达维街上我政府工作组、银行、税务所遭受敌人袭击，青年干部黄宗春、周介平等同志在与敌人肉搏中光荣捐躯，沃日土匪杨孙永贞扣押了我政府派驻沃日的工作组全体成员。一九五一年一月十三日夜间，在刘野樵、杨孙永贞的策划和指挥下，各地沟寨的反动首领都集股参加了叛乱。一月十四日，叛匪千余人轮番攻我城东相距只五百米的制高点卯家梁子阵地，县政府背后高家山制高点有一个排防守，也被敌包围，遭猛烈攻击。城内人心惶惶，固无城墙，也无险可守。所谓“城”，也只不过两百多户人家，又分成新街、粮台（政府所在地）、老营盘三部分，河上、河下各相距一两里路，要固守这样的县城是很难了。参加叛乱之敌达四千以上，包括象受骗、逼迫参叛者，而我只有三个连，固守待援，外地部队即使星夜驰援至少也要七天以上。同时，为了让隐藏的敌人充分暴露，

使敝包烂透，我主动放弃两个县城，转移至懋功县城以西八十里的宅垄屯。敌人的叛乱是很不得人心的，不少地方的群众组织了武装工作队和我军密切配合，在剿匪中英勇作战，同时经常向我军通报匪情，并为我们带路，在剿匪中作出了重要贡献。广大少数民族爱国中上层人士、开明士绅，在我军主动放弃县城向宅垄屯转移时，也主动为我们保存暂时带不走的贵重财物和现金，和我们保持联系。宅垄屯藏族守备雍鹤龄积极靠拢人民政府，敌人几次派人拉拢他，要他从西面发兵配合共同围攻县城，截击解放军向西撤退的后路，都被雍鹤龄拒绝。雍鹤龄不仅及时向解放军反映了杨孙永贞的叛乱情况，还欢迎从县城撤出的部队在宅垄屯驻守。雍鹤龄虽很热情，但部队终不能在一个小屯里长驻，而当时的形势是：东、北、南面大雪封山，距灌县、理县或西康宝兴县途程又太远，且沿途均被叛匪控制，只有向西转移一条路可走了。向西去西康省的丹巴县两天里程，中途无雪山拦阻。于是，我们一面上报分区、军区，决定向西转移；一面用电台通知靖化县党、政、军人员，主动撤离，向西邻丹巴县集结。一月十六日夜二时，我主动撤出懋功县城，下午十八时在途经太平桥时，消灭了拦阻我西进的股匪罗成安部队，击毙罗成安，俘匪二十余人。十八日安抵丹巴。随后靖化县长武光华、县公安局副局长成有章两同志带领靖化全体人员也撤退到了丹巴县。

靖、懋两县一时又被敌人占领。台湾国民党电台和《美国之音》立即广播说：“大陆游击战争迅速开展”，“已收复懋功、靖化两县”，“共军战略后方不稳”，“击毙共匪司令门国梁，建立大陆的‘台湾’有了希望”云云。

我军在撤离懋功时，曾迅速武装了经我做过工作的一支由当时汉团领袖张德安组织起来的地方武装，并正式委任张德安为独立连连长。张德安的连队配合我军英勇作战，屡建战功，受到川西军区和西南军区的记大功和多次通令嘉奖。叛乱平息后，成立“靖懋独立营”，张德安同志荣任营长。

敌人占领懋功后，张绍成自封为“县长”，实行白色恐怖，大肆奸淫烧杀，无所不用其极。我固守高家山之排，因没有接到撤退命令，经激烈战斗后弹尽粮绝，水源被匪切断，全排战士大部分在战斗中壮烈牺牲。何排长负重伤后被敌俘虏，宁死不屈，惨绝人寰的土匪把油浇在他身上，点了天灯。敌人的暴行激起了战士们无比的怒火。

敌人占领懋、靖两县后，西南军区命令川西军区组织力量进行驰援。川西军区派副参谋长温先星和川西区党委组织部部长罗志敏，率五三二团有功营和西康军区之五五五团李生祥营，由西康省宝兴县翻夹金山进击敌人的老窝达维镇和沃日匪特住地官寨。翻夹金山后，李营迅速占领达维及六十华里外的官寨两地；温、罗亲率边营经美诺沟长驱西进，直插懋功城下。同时，我也率分区原在懋功、靖化两县的三个半连、张德安部和新配属的康定分区之五五八团刘子安营沿小金川东进，与温、罗会师，一月二十九日重新解放懋功县城。分区七连两个排于二十九日当天进至新桥沟，追歼邓成福股匪，毙敌七，俘匪十八。是日黄昏得知曹子安股匪在沙龙沟抓人烧房，张德安独立连大部是沙龙沟人，闻讯请缨进剿，果然马到成功，全歼曹匪二十四人，缴轻机枪两挺。二月一日，张德安部在太阳沟聚歼了孙文州股匪。次日，又在新桥沟之双林村全歼易成股匪数十人。

温先星、罗志敏两同志与我会合后，改组靖懋工委，温先星同志任书记，我任副书记，罗志敏同志等五人任委员。

懋功县城解放，进军攻占达维之李生祥营复被敌人包围，三天与指挥部失掉电台联系，战斗激烈，急待增援。指挥部先令五三二团一个连由别思满沟驰援，敌人没有阻拦，但进驻达维后，也被包围在里边。指挥部决定再次放弃懋功县城，将分区部队分作两路猛攻达维敌人，达维旋即解围。但是，数量众多的敌人，还未遭到歼灭性打击，仍然猖狂进攻，战斗相当激烈。边营小鸟卡阵地被敌突破，五五八团刘子安营阵地也险些不守。张德安部驻守王家寨、王家山阵地，成了敌之攻击重点，短短几天内即遭敌十三次猛烈冲击，敌并强迫张部战士的家属到阵地前喊话。但张部越战越勇，政治上顶住了敌人喊话的威胁利诱，军事上连连击退敌人的冲击，坚持四十余天，在阵地前消灭了敌人大量的有生力量。狡猾的敌人也采取了我驻敌扰，我进敌退的游击战术，我出击，找不到目标，但又到处遭匪冷枪射击。敌利用人熟地熟的条件，不断地向我进行袭击困扰。

鉴于以上情况，军区又增调五三三、五三四和西南军区警卫二团（原晋绥之贺龙警卫团）各一个营，再次由成都出发，经西康翻夹金山增援达维。四月初，趁一个大雪之夜，全线出击向敌发起猛攻，五三二团边营攻敌之胆毡木沟；警卫团之营攻木鸦桥；五五八团刘营直插敌人的指挥部木兰寺，寺中敌人慑于我军强大威力，不敢再战，开始溃败。我四个营在达维地区被包围五十天的僵持局面才被打破。四月上旬第三次解放懋功县城，在当地人民的支持下，武装工作队与部队密切配合，遵照党的方针、政策，分片包

千，迅速取得了成果。共消灭土匪三千多人，收缴步枪三千四百余支，短枪一千一百余支，机枪五十四挺，卡宾枪七十五支，迫击炮四门；罗斯福步枪十二支。

敌匪特首领刘野樵于达维失败后又逃回汉牛屯藏匿，张德安部谢海清排长带二十一人小分队连续翻六座大雪山奔袭，该屯大头人包殿乡（藏族）派士兵配合，于空卡山下之门子沟将刘匪击毙，其余三十多人也被我全歼。懋功的匪患被彻底肃清了。

千百年来“人马畏途，商旅裹足”，匪患肆虐的懋功县，到一九五二年便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了。

（本文转载自《向西北西南进军》一书，少数地方略有改动）

雪山草地笑颜开

姚晓程

一九五〇年元月二十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十军在成都召开营以上干部会，欢送一七九师进驻松（潘）、理（县）、茂（县）地区，建立茂县军分区。西南军区和十八兵团的首长贺龙、王维舟、李井泉、周士第、王新亭、胡耀邦等都到会作了指示。首长们说：一七九师进驻少数民族聚居的松、理、茂地区是一个艰巨、复杂而又光荣的任务。你们要发扬“临汾旅”的光荣传统，坚决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去解放那里的人民。要深刻领会毛主席关于“把军队变为工作队”这一指示的重大意义，团结各族人民艰苦奋斗，开发、建设这块宝地。

二十八日从温江出发，由灌县进山，顶风冒雪，穿过高山峡谷，向松、理、茂挺进。

二月七日晚，除二营留茂县归师直接指挥外，其余部队都到达松潘南四十五公里的归化关。遇到松潘县解放委员会的代表十多人，前来迎接我们。解放委员会是当时松潘县为迎接解放，各阶层各民族的代表人物自发组织起来的一个群众团体。其中有四川大学毕业后，因不满国民党的反动统

治，跑到这山沟教书的松潘县中学校长邓纯值；有原国民党少校军医，在东北被我军解放后回家的回民马国钧；有藏族群众的代表老杨等。代表们告诉我们：“胡宗南一三四师的一千多人，跑到松潘已四天了。这几天，他们天天在抓壮丁、抢东西。把抢的东西全部捆在驮物架上，看来他们要逃跑，群众盼着解放军快点去。”“你们估计敌人会向哪个方向跑呢？”我询问了一句，“很可能向西，因为那边是大草原，解放军还没有进去。”解放委员会的报告和我们对敌情的了解是一致的。为了不使敌人跑掉，命令一营走山路从右翼迂回，占领松潘县城东山，控制整个县城；三营从正面进攻。同时，给各少数民族寨子的土官发函，告诉他们解放军来了，请他们保护自己的寨子，防止敌人的抢劫和破坏。在解放委员会代表们的协助下，公函很快送到了各寨子土官的手中。

八日凌晨三时，一营提前出发。我们兵分两路，向松潘县城开进。深夜，一营的同志们连翻了五座大山，行程六十多公里，抵达了离县城十来里的东胜堡。在连续进行十几小时的山路行军中，部队没有吃饭，没有休息，踏着没人行走过的雪山小径艰难地行走着。上了高山，立时感到空气不够用，胸腔要爆炸，头脑要开裂，疲劳、饥饿、寒冷一齐袭来。突然，有几个藏族群众报告说，山上有一百多个敌人。这些群众是昨晚敌人占领寨子后跑出来的。敌情驱赶了战士们们的劳累，迅速地对敌人实行包围。在藏族群众的配合下，不到二十分钟，就全部俘虏了这股敌人，结束了松潘城外的前哨战。接着，一营又直插县城东山，居高临下，以火力控制县城，断敌退路。

九月六时，战斗按计划发起，一营在城东北方向首先打响。大炮、机枪一齐开火。一连副排长孙克英带领一个班首先冲到城东门，消灭了守门的敌人，打退了城内敌人的多次反扑。随着，三营又从正面进攻，敌人被包围后便乱作一团，逃命无路，胡宗南的一三四师大部被歼。八时，我们便胜利地解放了松潘县城。

一小股顽敌突围出城，顺牦牛沟向西逃窜，途经一个藏族寨子，藏民群众对这些匪徒早已恨之入骨，他们很快集合了一百多人，骑上马抄近路插向毛儿盖，抢先占领了山头，堵住了敌人。当藏民和逃敌打得最激烈的时候，三营长孙占海、教导员牛有则带领八连赶到，前后夹击，全歼了这股顽匪。

二

以往我们每打一个胜仗后心里总有一种愉快、轻松的感觉。而这一次却不同，身上象是压着千斤重担。出发前上级曾明确指示：“你们解放松潘后，在地方干部没有到来之前，要负责把政府和党的工作都抓起来，你就是县长兼县委书记。”如何迅速地实现由战斗队到工作队的转变呢？又如何能在少数民族聚居的松潘县去完成工作队的任务呢？

松潘位于四川西北部，气候寒冷，人烟稀少，交通闭塞，经济、文化都很落后。居民中除占百分之二十的汉族外，其余是藏、羌、回等兄弟民族。在国民党反动政府和封建土官头人的残酷统治下，基本上处于农奴社会。阶级压迫深重，民族矛盾尖锐。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少数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少数民族内部各山寨之间的矛盾纷繁复杂。国

国民党反动派就是利用和制造这些矛盾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在我军进军四川以前，一些顽匪、地痞流氓又先后逃到这里。他们在各少数民族中拉拢欺骗上层头人，野蛮地勒索压迫人民，对我党、我军作了大量诬蔑诽谤的宣传。

松潘解放的第三天上午八时，一个藏族山寨的土官带着四个五花大绑的汉子来到团部驻地，“我的娃儿，把你们的战士打死了，现在我把他送来，请你们发落。”通司向我们翻译了土官的话。随后抬上了战士的尸体。战士的衣服被扒去，身上血迹斑斑，我的心象是被戳了一刀。这个战士是八连的，前天在追击敌人时掉队了，因而遭此不幸。后来班里的同志找他，发现是被少数民族打死的，就找到那个寨子的土官。国民党统治时期，少数民族打死一个汉人最少得有五到十人抵命，还得赔许多的银子。所以，今天他们就采取了这个行动。“您如果相信我们的话，请把这些人交给我，我一定治他们的重罪，让他们坐牢或杀头。”通司又向我们翻译了一句。杀人抵命，这是人类有文明史以来就有的，交给他们处理，我们的战士能答应吗？我找团的领导和政治处的同志开会商量，会上，大家各抒己见，有的同志很气愤，有的同志对整个事态发展表示担忧。经过郑重考虑，一致认为：我们处决凶手是完全可以的。但是，事件的发生主要是群众听信了国民党匪特的谣言造成的，如果处理不好，在刚解放三天的松潘地区，很可能被国民党反动分子利用，从中挑起冲突。现在群众还不了解我们，这事交给他们自己处理，就是用活生生的事实揭穿国民党反动分子的欺骗宣传。这是对党的民族政策最好的宣传，最有说服力的解释。只要讲清楚道理，战士们是能想通的。就是那个牺牲了的战士

也会原谅我们的。研究确定后，我对那个土官说：“我们相信你们，不杀你们的人，也不要你们的银子，由你们自己去处理。对死去的战士，按照我们的习惯，找个合适的地方埋起来就行了。”土官听完通司的翻译，当即拜倒在地，站起来拍拍胸膛，伸出了大拇指。寨子里的群众为战士举行了隆重的葬礼，把他埋在他们认为最好的地方。

我们对这件事的处理很快传遍了整个县城，传到一个个村寨。犹如一块石头投进了宁静的湖面，在松潘各族群众的心灵中激起了波澜。解放军把少数民族当人看了，各民族真的平等了。

回顾从东胜堡助战、毛儿盖阻击，到土官捆人投案，我们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群众对我们消灭国民党反动派很高兴，但由于敌人的反动宣传，对我们暂时还有很多地方不了解。

于是，我们立即向地方派出工作队，由保卫股长刘斌负责宣传、治安工作，三营副教导员赵双选负责民族工作和政府工作，宣传废除各种苛捐杂税，实行买卖公平。要求干部战士尊重少数民族群众的风俗习惯，不准随便进喇嘛庙和清真寺。藏民信神，他们在树上写几个字、念念经，这树便被奉为神树，还有神石、神水等，这些都要给予保护。司务长上街买猪肉如经过回民居住的街道，必须用麻袋、箩筐装好。我们还组织干部战士深入村寨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讲民族平等，讲民族团结，讲国民党反动派挑拨民族矛盾，给各族群众带来的灾难……不怕吃闭门羹。要作深入的调查，耐心细致地去说服群众，用自己的行动去影响、感化群众。

有一天，九连司务长郑建荣到藏族山寨作调查，在返回

部队的路上看到一个老汉在卖牛肉，他想买肉给部队改善生活，便上去问道：“大爷，牛肉卖啥价？”老汉抬头一看是解放军同志，就很热情地回答说：“七百元一斤。”（当时的旧币一万元相当于现在一元。）郑司务长一听价钱太便宜，怕听错了便又问一遍，老汉的回答还是每斤七百元。他就亲切地对老汉说：“我每斤给你一千二百元。”老汉听了惊奇地问：“这是怎么回事？”郑司务长笑着回答说：“这是我们上级规定，买卖要公平，你就给我称二十二斤吧。”老汉接过二万六千四百元钱，激动地说：“我活了六十五岁，今天第一回见到这样好的军队，真是菩萨军哪！”

藏民中有抢亲的风俗，离县城不远有个寨子的土官鲁哥尔是个女的，长得蛮漂亮。附近上寨、下寨两个寨子男土官都要抢她为妻，互相争执不下。上寨的土官便派人将鲁哥尔杀了。加之以往这两个寨子就有矛盾。为此，下寨的土官动员了寨子里所有能战斗的男女老少，决心血洗上寨。上寨的土官也煽动、强迫他的寨民去械斗。双方剑拔弩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我们得知这个情况后，派赵双选、刘新河等同志立即前往调解。他们一进寨子，就见两个寨子的老人们都在烧香叩头，祈求神灵保佑他们的亲人平安无恙。械斗，部落间的互相残杀，在这块土地上谁也说不清曾发生过多少次，有多少人为此丧生，为此致伤、致残。而这一次，谁又能知道将给多少人、多少家庭带来不幸呢？赵双选带领调解组的同志们，置个人安危于不顾，调解于全副武装了的两个寨子之间。给他们宣传党的政策，讲团结的好处，同他们商量解决的办法，终于以上寨赔偿三百两银子平息了这场争端。人们烧香叩头祈求神灵都解决不了的事情，在共产党的政策感召